

东亚 雄风 录

〔日〕司马辽太郎◎著

大清崛起

高士平 孙满绪 译 周祥崙



「旦」司馬遼太郎◎著

越前風云录

大清崛起

高士平 孙满绪 译 周祥崙 校

◎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DATTAN SHIPPUUROKU JOU GE

by RYOTARO SHIBA

Copyright© 1987 by Midori Fukud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87 by CHUOKORON-SHINSHA,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idori Fukuda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中文简体字版由日本国中公文库正式授权

版贸核渝字(2008)第7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鞑靼风云录/(日)司马辽太郎著;高士平,孙满绪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4

ISBN 978-7-229-01424-7

I. ①鞑… II. ①司… ②高… ③孙…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1944号

鞑靼风云录

DA DA FENG YUN LU

[日]司马辽太郎 著

高士平 孙满绪 译

周祥崙 校

出版人: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陈丽

特约编辑:刘美慧

责任印制:杨宁

责任校对:曾祥志

封面设计:吉安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tougao@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9 字数:480千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4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鞋靴风云录

大

清

崛

起

上卷◎

平户

岛上小海湾很多。

装载着货物的外国船只往来于这些海湾。几条小河把山峦分隔开，河边作水田，种植水稻，但收获却少得可怜。

进港船只运来的货物总算让岛民得以温饱。

他们也打鱼，个个擅长驾船。居住在岛上的明人甚至夸张地说，岛人轻舸似箭。特别是夏天，当飞鱼聚满海湾时，这个倭寇之岛就如同水师港，波浪间船帆无数，时隐时现，其雄壮景观令人联想到平曲^①“坛之浦之战”^②。

这话说起来有点儿像接尾令，坛之浦源平合战^③使人联想到，岛主本姓源，称嵯峨源氏。但以前也曾经称为平氏，又称为藤原氏。现姓氏为松浦。

“松浦”是岛主的姓氏，也曾经是地名，总称周围一带的陆地，也包括这个平户岛。

“松蒲”在当地被读作 *matura* 或 *mazura*。远古时代，《魏志·倭人传》的作者陈寿按照松蒲的日语发音，将其汉译为末庐国，古语 *matura* 中的“*ra*”或许是“国”的意思吧。玄界滩的对面是古代的耽罗国（济州岛），它的北

① 平曲：边弹奏琵琶边说唱《平家物语》的说唱故事音乐，一般认为创始于镰仓时代。即平家琵琶曲。——译注

② 坛之浦之战：发生于日本平安时代末期，为源平合战的关键战役之一。坛之浦之战结束后，平氏灭亡。——译注

③ 源平合战：史称“治承·寿永之乱”，指日本平安时代末期，1180年至1185年的6年间，源氏和平氏两大武士集团一系列争夺权力的战争的总称。——译注

边曾有个新罗国。还应联想到百济国也曾经按日语发音叫 kudara 国，都带个“ra”的音。顺便说一下，平户古代也被音译为庇罗（hira）。

《倭人传》中说：

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庐国，有四千余户，滨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好捕鱼鲙，水无深浅，皆沉没取之。

真是一幅活灵活现的画卷，但那都是古代的事。

下面这个故事发生在 17 世纪初。那时当然也有很多人生活在岛上大大小小的海湾里，他们一生以船为家，不论武士还是农民，都以潜水捕捉鲍鱼为生，和“末庐国”时代一样。仅就这一情景而言，与上面的描述没有太大的变化。

在这个没有月亮、星星也稀稀落落的夜晚，岛上只能听到海涛声，仿佛将远古的虚空气息延续了下来。要写“单鬓”庄助坎坷的半生，不说说养育了庄助生命的小岛的故事，就难以走近这个因罪被剃掉半边鬓发的年轻人。

岛主松浦氏在战国时期^①幸存下来，在丰臣时代，他年龄虽小，但作为大名^②得到认可，其待遇一直传承到德川时代，在日本国的大名中也算得上是最古老的门第。

说到最古老，还有一种说法可以追溯到古代^③。很早很早以前，大和朝廷把勇猛强悍的东国^④壮丁作为驻防战士迁到筑紫沿岸抵御外寇。进入平安时代，这个制度变得有名无实，中央忘却了他们的存在。被遗弃在荒野上的驻防战士们各自拉帮结党，据武器和土地为己有。到镰仓时期前后，已结成叫做“党”的几个武士团相互讨伐。据说松浦家的祖先就生活在这个久远而又混乱的历史年代。总之，自末庐国算起，这个小岛的历史很悠久。

岛上小孩一哭，大人就说，“别哭了！再哭，蒙古兵、高丽兵可要来啦！”人们把他们当成可怕的怪物吓唬孩子。这指的是镰仓末期元军袭击筑紫的事。

事态的发生就像是一次突如其来的地震。对马岛、壹岐岛以及松浦等

① 战国时期：日本史上指自应仁之乱至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年代，即 1467—1568 年。——译注

② 大名：诸侯。江户时代，直接侍奉将军的一万石以上的领主。——译注

③ 古代：日本史上指大和、奈良时代。——译注

④ 东国：古代日本除北陆以外的近畿以东，后相模的箱根、足柄及上野以东的地方。——译注

很多岛屿遭到侵犯，如同遭遇了海啸，乡间的武士虽势单力薄，仍奋起应战，多数阵亡。百姓惨遭杀害者不计其数，建有楼阁的敌船舷墙上吊起手掌被穿了洞的男男女女，像一串念珠。

入侵发生了两次。弘安四年（1281年）五月再次入侵时，第一梯队的战舰有九百艘，布满海面。搭乘的三万蒙古兵和一万高丽兵以壹岐岛为根据地，顺着风向攻打博多湾，然后改变航向，把松浦的鹰岛作为锚地长期停泊，等待从江南赶来的第二梯队。

他们的战术和日本全然不同。保持密集队形，凭鼓声进退，箭上涂毒，还投掷一种铸铁壳里装着火药的东西，叫“铁炮”，而且战舰上能摇动转轮发射巨石。

在庄助少年时，讲《太平记》的艺人从本土渡过平户海峡到岛上来说书，从他们口中，他听说过这一段往事。《太平记》三十九卷中，“自太元进攻日本”这一段有点脱离本题。同一个讲《太平记》的艺人，在东国会去掉它，到了松浦，则宁可压缩主要情节也要高声朗读这段故事。

对松浦党的奋战情景是这样叙述的：

……日军多被烧死，城门望楼亦起火而无暇扑灭。上松浦、下松浦武士见势，俱觉以传统战法似难占上风，遂以仅千余人迂回外海，实施夜袭。虽志在取胜，作战勇猛，然势单力薄，若九牛一毛、沧海一粟，……（中略）终皆遭生擒，身受縲绁之辱，以索贯其手心，系之船侧。

可以说他们是采取敢死队式的作战行动而失败的。

人们说，倭寇四起这种现象是由于受到元朝的打击而形成的。元朝舰船虽因遭遇台风而覆灭，但其国内正在认真谋划第三次远征。而且日本风传九州近海出现了无数元船，这也时常威胁沿海百姓的安全。松浦党人自然留心搜寻。他们有时指挥壹岐和对马的海民到高丽沿岸，还每每渡过东中国海，出现在长江口一带。他们进行秘密贸易，试探国情时还要耍。元代以前没有倭寇，后来才出现了这种现象，由此可见，不能说二者毫无因果关系。再说，元代之前，日本对海外的事很少关心，其后才变得异常敏感。

他们的过度警惕演变成行动，于是摇橹驶向远方。他们绝不用大船，而是使用明人所说的轻舸。船翻了，在风浪中正过来再向前划。吃的是不怕水浸的小米之类粗糙的谷物，装在袋子里扔到船舱底部。船虽小，但有

时五十来只小船齐声呐喊着摇橹前进，气势也蔚为壮观，渡海的人数和五六艘大船所载的人数不相上下。

其间，元灭明兴。明朝和对海外开放的元朝不同，它以海禁为国是，明令禁止人们出海，不许片板入海。锁国虽然严厉，却没能防住从海上过来的倭寇。

大陆的海岸线绵长，为遏止不知会从哪个海滩登陆的倭寇，明朝中央和地方官吏疲于奔命。

不过，就辽阔的大陆而言，从松浦诸岛和肥前各岛去的倭寇人数有限，倒是中国南方的暴民加入了这个团伙，他们模仿倭人，把头剃成半月形，于是倭的人数大大增加。因此，人们认为，都是倭寇不假，但“真倭”不过十分之一，其余全是明人。

明朝的《洋防辑略》中对此也有记载：

嘉庆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初犯漳泉，仅二百人，其间真倭十之一，余皆闽浙通蕃之徒。

这段记述也说明，室町时代^①末期，平户就已经有了和日本其他六十多个州不一样的色彩，以航路相连的浙江和福建两省比日本本土的京城和镰仓更像邻居。他们的船只乘着季风从遥远的浙江、福建来到平户卸货，不少明人在岛上定居，建造明式房屋，全岛已达到国际化。

其后，受福建和浙江货船渡海到平户的影响，葡萄牙船只也到了平户。此时松浦家与其说是大名，莫如说成是贸易商人。随后荷兰船和英国船也相继到来，并各自在平户建商馆，使平户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其间有丰臣家族的兴亡，倭寇时代的终结。当时秀吉自己就像个大倭寇，企图独占贸易之利，甚至举兵侵略朝鲜，但不久即病死，家族也灭亡。接着德川幕府成立，建都于远离平户的东部农业地带江户。随着历史变迁，同往年相比，此后的九州贸易也明显开始走下坡路。

庄助出生得晚，平户岛上的繁华即将结束时他才长大成人。

平户的路几乎都是坡道。

只有一块叫宫前的狭小平地垒起石墙，夯土加高，并用石板铺地，这

① 室町时代：足利氏掌握政权的时代，即1336—1573年。——译注

就是被人们称做“葡萄牙码头市场”的交易广场，那些用竹叶做帆的福建船、草席做帆的浙江船、棉布做帆的红毛南蛮船也停靠在这里。

但是，无论武士的宅院，还是步卒的大杂院，都建在削平的半山腰，或四处山沟和山中低洼处。这个地方的人虽说原本是倭寇后裔，但身手像鹿一样敏捷。说起鹿来，这个岛上遍地野草，可放牧牛马，毗邻的生月岛更以出产名马闻名。

庄助的亡父叫濑右卫门，母亲生下庄助就去世了。据说，濑右卫门是松浦家的马倌，当上了上一代主人的马丁，精通大坪流派马术的奥义，但在庄助的记忆里，几乎没有留下父亲的印象。庄助是跟着外祖父道喜长大的。道喜是个彪形大汉，身过六尺，其所作所为异于常人，年轻的时候获准出家为僧，似乎颇受上一代主人信赖，得到扶持。他不但精通闽南话和浙江话，有学问，还熟悉地理，常活灵活现地为庄助讲大明的情况。道喜也许是最后的倭寇了。

庄助幼时的记忆里装满了道喜的事。

道喜是个异常高大的人。庄助被道喜拎起来骑在脖子上的时候，觉得道喜的脖颈强壮得像马。

道喜愿意让庄助骑在自己脖子上在宫前行走。有一回，遇到一位带着五名随从的有身份的中年人，可道喜连到屋檐下回避一下都不肯，只是轻轻点了点头就傲慢地走了过去。

“道喜！”一个随从紧张起来，大声喝道，“起码要把孩子放下来嘛！”

可道喜扬长而去。当时平户缺少上下之礼。人们说，平户的武士们变得礼貌起来是件稀罕事儿，那是松浦家二十九世天祥镇信接纳山鹿流派，聘请山鹿素行^①的次子山鹿藤助之后的事了。

话虽如此，道喜对那位中年人的举止也是非同寻常的。

“我出家了。”庄助长大后，问起当年那件事，道喜回答说，“出家人本是世外之人，走在外边，人们也是看不见的。他眼睛不该看我，看也看不见。即便看见了，那他看见的也是别人。”

庄助一头雾水。

① 山鹿素行：江户时代的儒家、兵法家。会津人。近代（日本江户时代）古学（儒学的一派）始祖。因批判朱子学的《圣教要录》惹怒幕府，被流放到播磨国赤穗，后获准回到江户。著作有《山鹿语录》、《武家事纪》等。——译注

“我只尊崇养活我的人，这人只有一个。”

他指的是藩主吧。

松浦家历代得益于英雄般的主人。这个家族的主人世代代被称为肥前^①守，但在他们当中，只有被道喜称为“法印老爷”的那位主人，对他来说才是独一无二的。此人是松浦家二十六世肥前守镇信（与前面提到的二十九世同名）。

道喜就像神话时代牛头天王般的巨人，从漫漫黑暗中缓缓出现，行走在现今尘世的劫难中，他为庄助讲述二十六世镇信的言行，几乎说尽了他的英雄故事。诸如二十六世镇信出生于火枪传入后不久的天文十八年（1550年）；从十七岁上战场以来，从没有输给过别人；和父亲道可一起收服松浦地区大小党羽；年轻时正值丰臣秀吉统一天下，因而参加秀吉的军队，并在口崎晋见秀吉，以及秀吉确认松浦家以平户和壹岐为中心的领地等。

“下边说的，是现今人们忌讳的事，可别出去。那位法印老爷不喜欢德川家康，他喜欢太阁^②。”

当秀吉将伏见城下的一处宅地赐予法印镇信时，镇信以“先前晋见时未看清太阁容貌”为由，通过秀吉的上奏者再次祈求晋见。这一日暑气重，为乘凉，秀吉正在城内的亭子里捧着大金杯喝凉水。他一边“咕嘟咕嘟”地喝着水一边说，“那你就好好看看我的容貌吧。”喝完水，还把那只金杯送给了镇信。就这么个故事，可道喜反反复复地说：

“法印老爷真是个大气度的人啊。”

道喜年轻时位居印山寺房舍管理之职。

还在庄助小时候，道喜就已经出家无职，但仍然把这座宅院当做自己父母家一样进进出出，在那儿跟浙江人用浙江话交谈，也教庄助学浙江话。庄助不但武艺好，悟性也好。

印山寺房舍在半山腰，可俯视港口，过去是二十五代主人道可的宅邸，转让给了徽州出身的大海盗头目王直（号五峰）。那是天文十年（1542年），“法印老爷”出生在八年前。

正是这个王直把葡萄牙船只引到了平户，当时“法印老爷”两三岁，

①肥前：日本旧地方名，现在佐贺县和埼玉县；守：守卫。肥前守：官取名，意为“肥前守卫”。——译注

②太阁：“丰臣秀吉”的俗称。——译注

此后南蛮船便不断来到平户。平户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岛，但其繁荣程度堪称“西都”。和葡萄牙的关系持续了十五年，但葡萄牙方面有很深的阴谋，他们再三说，“你们必须改信天主教，否则将不会进一步进行交易”。每当此时，松浦家都予以驳回，结果关系冷淡下来。

当时，九州的大名们正像风疹流行一样纷纷加入天主教，而松浦家的顽强抵制非同寻常。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对宗教迟钝，其实这个家族宗教素质很高，道可是佛教保护者，“法印老爷”是曹洞禅的居士，晚年甚至自称法印。“法印老爷”之后的天祥镇信几乎就是个真言密教行者般的人物。

葡萄牙方面对平户的回答深感不快，双方感情淡漠下来。此时又发生了一起事件，平户居民和葡萄牙的船员们在宫前大打出手，葡萄牙方死伤十余人，此后葡萄牙船便放弃了平户。

这期间，平户和葡萄牙等方面甚至爆发了海战。永禄八年（1565年），从澳门来的葡萄牙船为前往天主教徒大名的港口大村而通过平户海峡时，松浦家突然变成了倭寇。他们出动五十艘小船，强迫葡萄牙船停下，葡萄牙船发动所有火器进行战斗才脱离危险。平户方面当场死亡70人，加上受伤后死亡的，死者多达二百人。从传统上看，倭寇擅长陆战，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打不好海战。“法印老爷”虽年少，但在船艇上浴血指挥。这件事表现了松浦家对贸易的强烈执著、二百年的倭寇情绪和决不认同天主教甚至不当伪崇拜者的心态。

自那以后，平户与荷兰和英国一直交往顺利，由于“法印老爷”清楚这两个国家不是天主教旧教，所以对他们抱有极大的善意。这样，平户屡有西欧船只到来。但“法印老爷”充分认识到，能永久给这个岛带来益处的是福建船和浙江船，所以对在平户的明人，在居住和活动上给予法外的自由和特权。

前面提到的王直上了明朝官吏的圈套，遭到刑杀，在日本正是织田信长的活动初始时期。明朝方面大肆宣传王直晚年自封“徽王”，统率倭之三十六岛等。松浦家完全了解这种滑稽的自吹自擂，但认为自夸是那个国家的一贯做法，没有当回事儿。而明朝方面似乎也充分了解平户的情形，关于王直的真相，也有“他在日本不过是个捕逃吏”的记载。所谓“捕逃吏”，按当时日本法制，可以翻译成侨居平户明人的管理责任人，在日本的等级大致相当于一个村长吧。

顺便说一下，王直时代亡命日本并居住在平户的明人中，头目级别的

有王汝贤、陈东、徐惟学、林碧川、邓文俊、叶宗满等。他们也是道喜所讲的故事中的人物，但他们个个相貌不凡，温文尔雅，有长者之风，言谈举止丝毫没有粗暴之处。

对倭寇来说，秀吉的天下一统带来的是肆意活动的终结。秀吉动用大权抑制倭寇，因此，松浦家做回了原来从事的贸易。由于贸易和明人海盗有难以分割的关系，所以松浦家允许海盗头目们在平户居住，继续和他们进行贸易往来。丰臣政权也知道此事，但不加追究，二十六世镇信（法印老爷）感激秀吉的大度，认为“大政应当如此”，在这一点上，似乎对丰臣之世也很感激。

不过，那些头目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公开自己的住处。例如，有个叫郑芝龙的，是庄助长大以后到平户的福建人，他特意选择居住在川内浦，距离平户不太远，壮观的宅邸建在海湾深处的山坳里。公开场合自称姓田川，这是他妻子的姓，长子成功叫福松（郑成功幼名福松），次子叫次郎左卫门。

郑芝龙的可笑之处，是他集结船队开赴明朝时竟自称“日本甲螺”。

甲螺是为日语的“kashira”填上的汉字，意思是倭寇头子。

郑芝龙之前不久，第一代冒充“日本甲螺”的是颜思齐。据说此人也是福建人，平时住在平户城下，不声不响地开裁缝店，颇受街坊四邻的欢迎。颜思齐出类拔萃，有学问，又有一身好武艺。道喜年轻时遵照“法印老爷”的密令和颜思齐交往，终于结交血盟，成了把兄弟。有一次，明朝的海盗代表颜振泉和陈德登陆，和这个颜裁缝密谈数日，不久便扬帆离开了平户。颜思齐的身影也随之消失。人们说，道喜这个时期也从平户消失，和颜思齐在船上朝夕相处，也许是收到了当时出使朝鲜的“法印老爷”的什么密令吧。

那时，明朝的海盗分为二十八个集团，有数目相同的头目，众头目拥戴颜思齐为大头目。那时的平户，这类如梦似幻而又确有其事的故事很多。颜思齐短命，因酗酒过度，不久客死他乡。

颜思齐的上述海上活动，正值日本丰臣时代末期至德川初期，从他的动向可以看到当时平户的一个侧面。

庄助出生于关原之战^①那年，战事甚至波及了九州，只有一道海湾之隔的平户却很平静。这是由于法印松浦镇信不参与任何一方的缘故。

① 关原之战：1600年9月，德川家康与石田三成争夺天下的决战。——译注

进而可以说，他不相信这场战争会在一朝一夕结束，并且看出乱世即将开始。

于是他带领小小的松浦家干出了过分的事，开始修筑城堡。

松浦家此前只有宅邸，而且很简陋，宅邸所在地几代中也多次改变。这个一直生活在海上的家族，肯定从没有在陆地上修筑防卫城堡的想法。但当秀吉死去，镇信刚刚和诸位将领一起从朝鲜战场返回后，就接受了过去秀吉建在肥前呼子西崖上的名护屋城的房屋和石材，在一个叫龟冈日之岳的岬角上圈绳定界。龟冈乍一看像个岛屿，可俯视平户海峡大潮。关原之战最终以德川氏的胜利告终，这对法印镇信来说也是出乎预料的，得知这个消息的那一天，筑城行动仍然在三面见海的山上继续着。

修筑城堡的地方就是后来平户城的所在地。

不过，据说因为它是以前护屋城为原型的，所以结构比后来的平户城更雄浑。除中心城堡部分高高突起外，从东南海面垒起了层层石墙，而安寿门到虎口门之间作为外城，南北三町^①，东西六町，海面起高度超过二丈^②三。筑城耗时数年。

据说，庄助三岁那年由祖父道喜领着登上正在修筑的城堡时，遇上正在现场指挥的法印镇信，道喜惶恐地跪拜在地。这时，法印镇信抱起庄助，夸奖道，“好一双机灵的眼睛啊。”

这事庄助记不得了。道喜当时赋闲，庄助的亡父是徒步武士。那时即便有资格晋见的人，让他的孩子去拜见藩主时也有很严格的仪式，而庄助晋见时甚至得到称赞，这是没有先例的。道喜至死都感到诚惶诚恐，一再对庄助说，你的生命今生今世是那个人的了。这句话束缚了庄助的生活。

据说，到五岁的时候，庄助又被叫到城堡中，终日在厨房玩耍。碰巧出现在膳房的法印镇信非正式地接见了，还赏了一块点心。庄助还记得他头戴丹顶锦缎头巾，两只大眼睛像故事中的狒狒，怪可怕的。庄助五岁时，因父亲的去世而家道中落，只凭寄居外祖父田源道喜家中的身份受到藩主如此厚遇，没有资格上的理由，连膳房里的女厨们都说庄助幸运。

一天，建在龟冈的那座城堡突然燃起大火。

那是庄助十三岁那年十月二日的夜里，火光映红了海峡，烧红了天上

① 町：日本面积单位，约合9918平方米。——译注

② 丈：日本长度单位，约合303米。——译注

的云彩。整个平户一片混乱，只有外祖父道喜不惊不慌，从洼地爬到山梁上，久久地凝视着这场熊熊烈火。

“记住这场火，那是法印老爷亲自放的火。”道喜说，“庄助，什么事都别往外说。”

外祖父斩钉截铁地叮嘱庄助。

当时，秀吉的遗子还住在大阪城。法印镇信以为德川政权的日子长不了，便派人到上方和江户多方打探。对于法印镇信来说，平户的贸易在丰臣之世顺手好做，因而，他希望德川政权短命才好吧。但江户政权逐年巩固，已经不得不放弃希望了。

另一方面，法印镇信用心周到，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取胜后，他立即前往京畿，在大阪城西郭晋见德川家康，确认其家封^①六万三千两百石如故，并将嗣子隆信留为人质后返回。但德川家的幕僚们清楚，法印镇信为已故的秀吉钟爱，再加上没有出兵先前的战争，所以松浦家是否会被灭掉，可以说是如立于悬崖，危险万分。

家康在九州的探子对松浦家的表里也心存怀疑，还有风声说，长谷川兵卫又当上了长崎奉行^②，就要与其弟权六一起到平户就地查证。凡此种，法印镇信看到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便亲自动手烧毁了这座没有用处还可能遭到怀疑的新城。他不假别人之手，亲自举着火把在城内四处放火。这件事除了道喜，还有很多人知道。连当时在平户英国商馆的英国军舰“科罗布”号舰长约翰·克鲁斯都把这场大火写在了他的日记里。

有关这场大火记忆，庄助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两年后的庆长^③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印镇信病故，享年66岁。按当时的风俗，有资格的侍卫三人殉葬。他们是大曲与四右卫门、山田忠左卫门和小畑治右卫门。

道喜身份低，当然没有殉葬的资格。

但在整个城镇进行哀悼期间，他约上庄助，各自骑马登上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龟冈城，由于失误，不过又好像是从马鞍上飞身跳下似的，从断崖上坠落身亡。那以后，庄助因服丧期间骑马受到惩罚，被贬为平民，剃掉了半边鬓发。

① 家封：古时帝王把爵位（有时连土地）或称号赐予臣子。此处指松浦家领受相当于该数量的俸禄。——译注

② 奉行：日本江户时代幕府中央部门或地方的领导人职称，由武士担任。——译注

③ 庆长：日本年号（1596—1615）。——译注

但庄助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出外办事依旧走路，不过是扬着木雕似的脸不停地朝前走。和道喜过去一样，路上遇到武士身份的人也从不拱手，看样子倒是武士们怕他。原因和道喜一样，恐怕是由于他身上也有一种可怕之处，即他对“藩”这种组织打心底不屑一顾吧。

度岛怪事

对庄助来说，社会很小。在他心目中，所谓人间社会就是这个人口将近一万的小岛。

岛上只有一个人喜欢他。

这个人叫福良弥左卫门，人们说他是观潮能手，在岬角的山上拥有一座宅子。他天天砍伐树木，观看黑子岛对面波涛汹涌的海峡。虽然身份在松浦家也不算低，但和庄助的祖父道喜一样，年轻时在平户岛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听说那时候他在苏州城。

人们还说他通晓南蛮式天象观测和操帆技术。有一次，庄助提到此事，弥左卫门歪起老黄瓜似的脸，关键的航海术只字不提，只说了一句：“有那么傻的吗，年轻的时候谁待在岛上？”

照弥左卫门的说法，岛上留得青山在，归来度晚年的地方。

他疼爱自己的妻子，妻子比他年轻得多，看上去就像他女儿。有一回，庄助在树丛里解手，听见弥左卫门的妻子操着汉语和丈夫说话，吃惊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弥左卫门原来是明人啊。

庄助又想，也许他夫人是明人吧，但没去深究。平户这个岛上发生过，今后还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

“庄助，你马上去度岛！”

弥左卫门以头领般威严的口气说道。这是庄助的“剃鬓罪”还没免除的时候。听说度岛上什么地方有外国船遇难了。

“要是让我去查天主教的事，那我可不去。”

平户岛的属岛生月岛和度岛上有很多未予追究的地下天主教徒，当初松浦家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前面提到过，松浦家历代主人厌恶天主教，但葡萄牙船到来之初，和他们做买卖也很重要。他们要求把皈依新的宗教作为交易的补偿。松浦家二十五世道可（隆信）时，命令藩府重臣笼手田安经入教。由于笼手田氏很早以前就是度岛和生月岛的岛主，所以岛上建起了天主教堂，大批岛民入教。当时教会方面很高兴，说这里是“距离天国最近的岛屿”。

但后来，到秀吉晚年，取缔违禁宗教令一发布，道可便大肆镇压领地内的天主教徒，到其子法印镇信，竟驱逐了笼手田家族。笼手田氏带领信徒六百人离开度岛，转移到长崎，也有的留在岛上暗中保持信仰。到德川之世，禁教令一年比一年严厉，人们遮遮掩掩，成为地下天主教徒，以躲避探子的眼睛。

“不，不是去查天主教徒。”福良弥左卫门说，“说实话，搞不清遇难的是哪个国家的船。听说船上的设备和货物什么的漂到了度岛荒岬角的乱石滩上。马上去！可以用观察所的船。”

“谢谢您的好意，可我是个罪人啊。”

庄助没有答应。

“派你去度岛的事，我上上下下都说好了，不准有异议。赶紧去度岛！在岛上做点什么善事，说不定上边会免了你的罪呢。”

“善事？”

庄助大声笑了起来。弥左卫门说什么去做善事，可人世上哪会有什么善事，外祖父道喜的死让人寒透了心。如果忠心是善事的话，没有人比道喜更热烈地仰慕法印老爷了。藩府的官员们不但不予褒奖，反而说他未经藩府准许私自殉葬，以其死为罪，杀一儆百，他的孙子庄助也被剃掉了半边鬓发，贬为平民。自那以后，虽然允许庄助住在印山寺房舍的一个角落里，但年轻轻的就被置于这种境地，好像世上没有这个人似的。庄助从这种痛楚中感受到了天主教徒们的悲哀。当初，他们这些“邪教之徒”为藩主入了教团，不久，由于上边方针的变化，或被杀死，或被驱逐，活下来的也不得不隐瞒自己的信仰。如果遇难的船是葡萄牙或西班牙的，传教士幸免于难躲在岛上，庄助就得做他最不想干的“善事”。要是把他们抓住带到平户，他们会受到严厉处置，就像庄助十八岁时在平户岛对岸的田平看到的那样。所谓田平事件，是一起潜入生月岛的神父被奉幕府之命的藩府活活烧死的事件。当时，连租给那个神父房子的房东、让他乘船的船夫，还有追随神父的日本修道士都被处以斩刑。

但是，庄助只好出船前往度岛。